

- 我的模糊是一种强烈
- 我喜爱黄色、树木和大自然
- 我的渊源和故事
- 人性与艺术家品格
- 艺术家的喜好、渊源和他的观众
- 艺术与生活
- 灵魂是我们的眼睛
- 放开与放不开
- 艺术所需要的“无耻”
- 底线与界限
- 我最喜欢的艺术欣赏者
- 我的偏见
- 做访谈、出书以及开酒吧
- 难度带来愉悦
- 把成功建立在“不互相伤害”的基础上，这是最大的难度
- 画出生命力给我的印象
- 养画，养艺术
- 何氏天才论
- 用“高兴”画画，用“高兴”做人
- 艺术的“苦”
- 艺术家的幸福
- 意志之眼
- 艺术创造的永动机
- 转移大法
- 艺术的底线
- 一个画家的三千千“视”界
- 艺术创作的两分法
- 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
- 热爱缔造了凡高
- 艺术家的饭碗，和碗里的饭
- 别把“艺术的无耻”带入生活
- 自知之明的价值观
- 艺术家的有限与无穷
- 艺术创作是否需要主题
- “放弃的自觉”带来艺术的真正自由
- 我的主题是高兴
- 有控制的热情是更持久的
- 创作“生命长度”这一命题
- 真使时间成为我的朋友
- 关于“色彩”和“感动”的电影
- 生活方式就是画的土壤
- 会交给艺术家的“宽容”
- 新定义“随遇而安”
- 却又强烈的技巧
- 超越美的朋友和世界
- 的“鸡蛋篮子”
- “爱茫茫”中的生存现场
- 痛不极端？
- 当二十年的时间厚度堆积在画布上
- 艺术品带来的时空隧道
- 一次“有风险”的出发
- 一开始赢、一直赢、赢到底
- 今年的画与生活
- “你懂我的画吗？”
- 美妙的大画“生理期”

何坚宁访谈录

INTERVIEW WITH HE JIANNING

艺术家的饭碗和饭碗里的饭

THE ARTIST'S LABORS AND REWARDS

燕窩 / 著

Written by Yan Wo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何坚宁访谈录

艺术家的饭碗和饭碗里的饭

燕窝 / 著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坚宁访谈录 / 燕窝著. --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-7-80588-847-7

I. ①何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何坚宁—访谈录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9446 号

何坚宁访谈录

燕窝 著

责任编辑: 余 岚

装帧设计: 林资奇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773224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>

印 刷: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4.25

插 页: 1

字 数: 220 千

版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3 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847-7

定 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何坚宁访谈录

艺术家的饭碗和饭碗里的饭

燕窝 / 著

何坚宁，海南人

1960年4月出生。

1982年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。

广州画院专业画家。

国家一级美术师，

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燕窝，诗人

客家人氏。

现居广州。

著有诗集《恋爱中的诗经》。

生命的迹与象

这是关于绘画与艺术的一席对话，但没有学术理论的高深晦涩，相反，对更多不是从事绘画与艺术的普通人来说，阅读这些文字，充满了感悟的喜悦。

在读何坚宁访谈录之前，我们或许读过一些近代或当代艺术大师的访谈，如达利、米罗、德库·宁、杜尚、达比埃斯等。也许他们所处过高，无法靠近我们的心灵和生活，毕竟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改变。所谓艺术，与现实生活正渐行渐远。

何坚宁与我们同一时代，同一文化背景，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。虽然他的生活与我们的不一样，但想想那些构成生活的细节，实际上并无太大的不同。真正不同的是，生命在这大同小异的生活中留下了如此不同的痕迹和印记。

生命、色彩、自然、光、自由、热爱、感动、价值、灵魂、生存、幸福、快乐、命运……这些字眼充满了对话的通篇，说这是关于艺术的，不如说这是关于人生的。透过这些我们今天不愿深究和无力思考的话题，何坚宁向我们显现了一条对生活无限热爱的生命轨迹，展示了一幅色彩永远热烈的生命图像。

按照何坚宁的方式去达至艺术的成功是不可能的，从他对艺术与生命的感悟中去了解自己的人生，却可使人获益良多，无论你此时正要启航，正在扬帆，或沉浮于茫茫大海之中……

何坚宁的经历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典型，一个例外。平实、坚毅、坦然，充分体现了人类信念、情操、理想的价值和力量。虽然这些价值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或文化现象，正在渐渐的离我们远去，但作为一种个人生活态度与方式，对于关心

生命自身境况和质量的人来说，不失为一种启示。

一部访谈录，有如一幅画，其中包含了感觉、想法、经验和态度，对每一个阅读或观看的人，理解可能不尽相同。然而正是因为不同的解读，使我们拥有了比自己更加广阔的精神空间，有如了解千差万别的生命轨迹与图像，使我们拥有了比自己更加清澈的感动与快乐。

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自己的那扇窗打开……

林资奇

2010年4月于广州



02 - 37

- 我的模糊是一种强烈
- 我喜爱黄色、树木和大自然
- 我的渊源和故事
- 人性与艺术家品格
- 艺术家的喜好、渊源和他的观众
- 艺术与生活
- 灵魂是我们的眼睛
- 放开与放不开
- 艺术所需要的“无耻”
- 底线与界限
- 我最喜欢的艺术欣赏者
- 我的偏见
- 做访谈、出书以及开酒吧
- 难度带来愉悦
- 把成功建立在“不互相伤害”的基础上，这是最大的难度
- 画出生命力给我的印象
- 养画，养艺术



40 - 65

- 何氏天才论
- 用“高兴”画画，用“高兴”做人
- 艺术的“苦”
- 艺术家的幸福
- 意志之眼
- 艺术创造的永动机
- 转移大法
- 艺术的底线
- 一个画家的三千千“视”界
- 艺术创作的两分法
- 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
- 热爱缔造了凡高
- 艺术家的饭碗和碗里的饭
- 别把“艺术的无耻”带入生活
- 自知之明的价值观
- 艺术家的有限与无穷
- 艺术创作是否需要主题
- “放弃的自觉”带来艺术的真正自由
- 我的主题是高兴



68-75

- 有控制的热情是更持久的
- “创作生命长度”这一命题
- 赞美使时间成为我的朋友
- 关于“色彩”和“感动”的电影
- 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画的土壤
- 社会交给艺术家的“宽容”
- 重新定义“随遇而安”
- 温和又强烈的技巧
- 越来越美的朋友和世界



78-87

- 我的“鸡蛋篮子”
- “热爱茫茫”中的生存现场
- 极端不极端？
- 当二十年的时间厚度
堆积在画布上
- 艺术品带来的时空隧道
- 一次“有风险”的出发
- 一开始赢、一直赢、赢到底
- 今年的画与生活
- “你懂我的画吗？”
- 美妙的大画“生理期”

88-91

- 怎么看都美

2
0
5
/
0
5

- 我的模糊是一种强烈
- 我喜爱黄色、树木和大自然
- 我的渊源和故事
- 人性与艺术家品格
- 艺术家的喜好、渊源和他的观众
- 艺术与生活
- 灵魂是我们的眼睛
- 放开与放不开
- 艺术所需要的“无耻”
- 底线与界限
- 我最喜欢的艺术欣赏者
- 我的偏见
- 做访谈、出书以及开酒吧
- 难度带来愉悦
- 把成功建立在“不互相伤害”的基础上，这是最大的难度
- 画出生命力给我的印象
- 养画，养艺术

○ 我的模糊是一种强烈

□燕 窝：你的画并不好懂，至少对于普通观画者是这样的。然而你却凭借这个“让人不懂”的画取得了响亮的国际声誉，这里面有什么奥妙？难道你的价值就在于这些“让人不懂”的地方，它们到底是些什么呢？为什么很多人会看不懂？

■何坚宁：常有人说看不懂我的画，甚至是，赞扬我也未必真的看懂了。尤其是黄色的画，它们所表现的是一团耀眼的光，光的本身变化多端。更重要的是，光所代表的是一种生命感，当外界的光和内心的生命感相吻合，这种强度无穷蔓延，直到光感延伸到我们所见的一切景物，它就会脱开形状而存在。或者说，它把光感赋予了一切形状，每种形状都有或重或轻的光，当它表现在画布上就是无所不在的黄色，有时是绿色的，它们都是光，都代表我内心的生命感。因此，我画中体现的模糊不是有意的变形，是由于太强烈而造成的无所不在，也许这来自我对自然独有的感受——对光源从小就很敏感。我认为，这种印象不是单纯技巧能够完成的，它的本质还是强烈的生命感，这种画、这个画家本身必须是有生命力的。

因此这种看不懂其实指的是，物体形状越来越模糊了。正如上面我们谈到的，这个模糊其实质是太强烈，强烈到光的感觉超出了形状，无所不在时，物体的形状就消融了。在画家的激情与物体（如树、海、道路）产生的碰撞中物体原来清晰的轮廓消失了，它与故意把形状弄得模糊是本质上的不同。画界里这种故意印象派画家很多，他们不是因为灵魂太强烈以至模糊，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。在每一种艺术行当中这样的人都很多，一是艺术价值不象普通货品那么清晰，另外是艺术作为谋生手

段相对困难，因此画界的投机者和别的艺术行当一样多。没有灵魂的被吹捧为灵魂，还是伟大的。当然这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容易分辨。但如果是有意做假，它肯定不会带给人强烈的生命感觉。我很讨厌这种事情，但无法阻止，而且这些人也需要钱来生存。丑陋是丑陋，为了生存又令人无话可说了，也许正是这种灰色地带使我不愿意去画人。画人就要观察人，一旦深察就免不了看见丑恶。而树木就不会这样，越深入越喜悦。所以严肃的艺术家是有取舍的艺术家。考虑到每个人都有他的现实生存问题，你可以对这些丑陋保持某种沉默，但绝不能为了人情或私利违心叫好。别人这样做我不去非议，可我自己对生命的真实感觉始终在利益之上。

□燕 窝：看你的画总是感受到强烈的激情，即使是表达宁静的画，也透出浓厚的生命气息。你是怎么去捕捉这种感觉的？是等你最高兴的时候才画，还是你总是能够这么兴高采烈？这种冲动和激情对一个画家有多重要？

■何坚宁：这种喜悦感与生俱来。小时候看书、看电影什么的，虽然也高兴，但都比不上色彩带给我的高兴更强烈、时间更长。仿佛命运在我大脑中安装了一副弹簧：只有碰到颜色，它的最大喜悦开关才会“啪”地跳起来。

只要愿意去找，我总能从我喜爱的事物身上找出喜悦点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和心情。比如这一天起床，看到下雨了，没电了，闷热了，空调不能开了，但这些都不要紧。看看远处的雨云，黑里翻出白、蓝、灰，天空一层层的变幻着颜色，连天黑下来都是这么辉煌的一件事。

激情对于一切艺术家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当一个画家看

一棵树，是这种激情使树在画家心里首先转化为内心感受，然后才涂抹到画布上。而一个普通人也在看树，就没有这种转化，或这种转化很弱，还不足够形成一幅画。因此，我认为一切艺术创作包括画，它的本质特征是创造出我们心目中的世界，而不是象工匠倒模具一样。比如为什么我们有冲动去画花草？因为画家看到的花草不仅仅是普通人看见的一种物体的形状，它生机勃勃，它代表一种生命力的形状，这种生命力和我们自身相应和，琴瑟和鸣，发生共振，产生冲动，于是我们把它涂抹到画布上。

○我喜爱黄色、树木和大自然

□燕 窝：说说你最喜欢使用的颜色？在《静静的顿河》中男主人公抱着死去的情人，看到太阳是黑的，可见颜色其实与我们的情感和心理有密切关系。你所喜爱的色彩与你本身有什么相通之处呢？

■何坚宁：我对黄色很敏感，天生就亲近这个颜色，画起来也最拿手，从小就是这样。黄色给人的视觉感受是：光。圣经说，要有光，我想的是要有黄色。它一出来，整个画面感觉就很舒服，兴奋感一下子就上去了。喜悦使我对黄色的表达也是最好的，无论画海、山、光、波浪、太阳、沙滩……都可以是黄色的，因为它们都有光。我最早出名的一幅画，是校园画，中国当代美术画册指定要采用这画，也是以黄色为重点的。这说明，人类对于光的感觉是一样的。

绿色也是我喜爱的色彩之一。但它比黄色更难画，因为太多人使用绿色，几乎每个角度都有人阐述过，它很

鲜活，又由于它的广泛而俗气，因此想从中找到它一个恰当的角度就难了，几乎让人找不到一处空白的、有新意的解释点。所以我把其他颜色和绿色搭配使用，利用搭配间的空隙来表现生命感。如果说，黄色对于我代表亢奋，那么绿色代表愉快，有时我也会用黄色表达我感受到的绿色，天知道，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绿色了。

□燕 窝：你画的总是大自然，很少有人物。你是不喜欢人物画，还是打心底就不喜欢人，所以不画？一个画家画什么，总是与他的经历、他的人生观和他的情感有关系，能坦率谈谈吗？你自己不画人物，那么你对别人的人物画又怎么看呢？

■何坚宁：有一个年代画界曾经流行画人。那个年代人们思想单纯，接受的基本上是正面教育，画家自身的行为也很纯正，比如那时画解放军就画得很高大。这样一来，一是画家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足够的真诚和激情去画，二是这种画迎合了时代需要，画家自身没有不良动机，还是因此得到了荣誉。现在不行了，人们的思考和形象多元化，再也不可能对人有那么单纯的激情和赞美，画人纯粹是迎合时代和实际需要，画就变得假了。对于画家，真诚是首要的。这种真诚有时与事实真相有一定的出入。盲目也能够是真诚的。我高中时弄到了一顶军帽就兴奋得很，心里涌起无比的崇高感，现在看来虽然无知，但不能说那种感情是假的。所以我选择了画树。文革时代的树和改革时代的树没有区别，无论我的观察如此深入，我是盲目还是不盲目，它们自身所代表的永恒生命是不会改变。

□燕 窝：你对树的感觉非常特别，似乎把它们当人看待了。当然树木也是一种生物，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你怎么理解人以外的生物？以它们作为绘画对象，是否需要象理解人一样去理解它们？

■何坚宁：我是相信众生是平等的，我们完全一样，并没有哪种生物比哪种高级。人也是这样，没有哪种人、哪个人相对高级或低级。我和我画的树木是一样的，我看着它们时我就是它们——我用脑子去进入它们。我是树，我并不象人类看我的那样很清晰地知道我这个树身的形状，然而我有生命的部分都在感光：叶子、树干、树皮。我作为一个通过光去感受自身存在的树，在我的画布上伸展开来。作为树，我对我自身的形状并不象人类眼睛中的那么清晰，最清晰只是光的感觉，是被光照到的生命的感觉。

我不画人，直接的原因是我对人留意得不多，本来没有认真去想过为什么。为什么不留意他们？是不喜欢、有意疏忽，还是无意疏忽？现在想来，是我本性对人，人性有一种排斥。人性太复杂，灰色地带太多，每个人尽可能、用尽手段去生存——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。但里面有很多不被我们道德所喜悦的事情，而你又不能责备，有时甚至你自己都被迫屈从于这些灰色地带。人性太丑陋了，太多模糊、不确定的东西，无法令我到达那种纯粹的、强烈的生存喜欢。从小我就看树木有亲切、自然的感觉，对人就没有。虽然我的人缘挺好了，人生道路走到现在，也没有令我太反感的人，包括对那些认为我画画没有前途的人——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不愉快，但他们肯定不能带来植物、树木给我的那种愉悦。我不是

一个记恨的人，但我也不会强行把不愉快的事情扭转为一种臆想的好意，我选择了抛开它们，尽可能不往深处去感受，这样不愉快也就减低到最低程度。人和树木，两相比较，我不选择憎恨，但我总能选择我最喜欢的。看！这么灰暗的一天，可我一看到窗前的树木就高兴了，它们把阳光翻转成为暗灰、银灰、暗绿、银绿、灰蓝，它们饱含的生命和喜悦一下子让我全身通透了。

○ 我的渊源和故事

□燕 窝：你对于绘画的观点和感觉改变过吗？你画了这二十年，人生经历了很多变化，是否一个合格的画家也应该反映这种变化呢？画家的生活和他捕捉到画布上的，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？说说你早期的艺术经历和现在有什么不同，你是如何奠定了“今日何坚宁”这个模型的底子？你认为你从事绘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

■何坚宁：我一直觉得我从16岁时就在画着同一幅画：关于色彩，关于光，从未改变。因为我的感觉没有改变过，停留在16岁时我感光的那个世界里。这是我生活中最幸运的一点，即我保留了我的本质。虽然我的经历和别人没有太多不同，同样长的时间、很多运动、很多教育……它们改变很多人，唯独没有办法改变我。

我的中学教育是我受到过的最好教育，我在那个模式中定型下来，也就是追求理想、追求对事物的激情，保持渴望。无论我想做的事情有多艰难，我都会全力投入，那时我得了一个初中文学二等奖，多高兴啊！这高兴的强烈程度与它的艰难程度和我的投入程度成正比。现在不一样

了，现在的一切得来太易，就算得来不易，也和自身的才华没有关系，可以拿钱这种身外物来获得，所以，现在的人获得的喜悦度也降低了。我此刻所拥有的，都是我克服困难一步步得到的，比如我盼望着读个大学的美术班，我盼望我能以为画画为生，我盼望我只画我想画的那种……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向往面前退缩过，它们是很难，有多难我就爆发多大的生命力来投入、来克服这困难往前走。我真得太幸运了，这种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，我能够画我自己想画的，居然还以它来谋生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！

这样的世界是指，当作品超出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时，他们会不懂、会无法接受，当然更不可能把它兑换为谋生所需要的金钱和物质了。另外一点是，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即使两个人看着同一棵树，感觉可能完全不同，或至少有差异，因此要让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感觉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第三点是，人们会有共鸣的东西是最高处的东西，比如每个人都会对集中营和大屠杀感到愤怒，那是因为我们都珍惜生命，痛惜于生命无缘无故被剥夺，如果能表现这些愤怒、痛惜，就能令人有共鸣了。这属于灵魂的事情了，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我说这样的世界，是指它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是不容易让我这样一个画家生存下去、而且生存这么自如的。

□燕 窝：你认为自己是否是一个幸运的艺术家的？你也知道，通过艺术在这个世界谋生不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，你似乎过得还不错，你怎么看待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件事？

■何坚宁：我总是说我很幸运。正因为我画画的渴望